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回 煉色相煙花混跡 說妙語道念純真

見美如無不動心，工夫到此自然深。有人學得真空法，虎嘯龍吟邁古今。

話說郝太古是得了道的人，如何摔得倒他。徒弟斬斷長繩之時，他已脫了凡體，今者不過來顯一顯道，使後世人知神仙原可學也。他那徒弟見師傅跳下石壁，心中駭然。候了幾日，不見上來，各自去了。

話說劉長生一心要煉色魔，聞聽人言蘇杭二州出美女，即往蘇杭而來。檢了幾塊頑石，點成黃金白銀，退去道裝，買了幾件綢緞衣服，穿戴起來，大搖大擺，走入煙花院去，鴛兒接著，未免問敘。劉長生對她講說：「我號叫長生子，燕山人氏，採買珠寶至此，出外久曠，要尋一位最好的姐兒，散一散心。」

那鴛兒聽說是珠寶客，知是財神菩薩來了，推下笑臉，加倍奉承，即引他到一個頂絕色的姐兒房中。這姐兒名叫似玉，也算得煙花出名的妓女，彈唱歌舞件件都能，能寫能畫，又會吟幾句詩，婀娜可愛。這似玉見得長生子，氣宇瀟灑，言語溫和，又且大大方方，並無一點堅容之心，這般好客，如何不接，遂放出十分溫柔，百般嬌姿，舞乖獻媚。長生子依著重陽先生那兩句話：泰山崩前而不驚，非故不驚也，崩前而若未崩前也；美女當前而不動，非故不動也，當前而若未當前也。」長生子依著師傅這兩句話，把心頭弄得空空的，一無所有：魔障無由可入，枉費了那姐兒千般情態，萬種風情，不能動他的心。這心乃一身之主，心不動而身自靜，其他意念都聽心鋪擺，心不動，他也不敢動，只有眼睛和耳朵是兩個好事的人。見了好色，聽了好音，要來報與心知道。長生子把這心恭維得好，叫他不要信耳朵眼睛的話，免得誤了大事。這心果然依他之言，便裝成個不識不知的樣兒，好比那小孩兒一般，只知戲耍，不懂情事。就睡在一牀，同一個枕頭，無非是一張臭皮囊，陪著一個粉骷髏，也沒甚麼大趣，不過是紅紅綠綠，難免於眼，叮叮噹噹，難免於耳。長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維一番，教他一個方法，見如不見，聽如不聽。他兩個當真依了他的方法，一個裝瞎，一個裝聾，雖與那姐兒同起同落，畢竟還不識他是何等樣人，有那些貴重。

話說劉長生因把心主、眼睛、耳朵這三位老人家恭維得好，這三位老人家保著他在煙花院內，修成了一位真仙。此時，更不拘形跡，常在那些妓女房內玩耍，那些妓女見他肯花銀錢，見長生子與玉姐並肩而生，隨手將那鮮花與長生子插了一朵在頭上，又要脫他那男衣來換女衣，將他胸前扣解開，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一聲，闖進一位胡僧來，面黑鬚短，眼大眉粗，額拱鼻高，形容古怪，嚇得幾個妓女，都躲在長生子背後，連聲也不敢做。你道這胡僧是誰？原來是西土達摩祖師游南海轉來，路過杭州，見有紫霧騰空，起自院內，應真仙降世，然何流落煙花，意欲前來點化，度他一番。進得院來，正值眾妓女與長生子戴花脫衣，鬧在一團。院內鴛兒埋著頭在收拾箱櫃，其餘的妓女都在各人房內打盹，聽見後面嬉笑之聲，一直闖將進來。長生子一眼瞧見，知是異人，急忙起敬，請他坐下，見桌上有把銅壺，壺中水冷，衝不起茶，一時燒之不及，忙將銅壺拿來，放在肚皮上運動火工，霎時壺內轟轟響起來了，壺嘴熱氣衝出，知水已滾，另取了一撮頂細毛尖茶葉，放在茶碗內，衝上滾水，雙手捧來，奉敬達摩。這幾個妓女見這稀奇，只管呆呆望著，齊稱古怪。

長生子笑曰：「這乃五行中一點真火，何怪之有？我還能在肚皮上打餅子烙鍋盔。」眾妓女聞言不信，有的去取面，有的去弄水。頃刻做成一個碗口大的餅兒，拿來叫長生子烙熟。長生子接在手中，放在肚皮上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餅已帶熱色，翻過來又轉了幾轉，餅已熟成，交與眾妓女，被那些妓女你扯一塊，我撕一下將這餅子吃了。達摩是看空了世界的人，把萬事都不放在心頭，生平不與人計較，有十分的涵養廣大的慈悲，若是包羅淺淡的人，豈不也要顯一顯道術？他全然不動，反裝出幾分愁來說：「你這個法兒倒好玩，我回頭來要與你學一學。」說罷，拱手而別。臨行說了四句話曰：「既識東來路，西歸勿教差，休將真性味，久戀不歸家。」劉長生聞聽，也回答了四句曰：「空空無一物，怎得念頭差，此身誰作主，何處是吾家。」達摩聽了這四句話，知他是有修行之人，也不再言飄然而去。

又說玉陽南來，因在苦縣長生與他講道，要到蘇杭煉魔，一別年餘也恐長生子人在煙花迷失真性，故此前來探訪，意欲勸他早歸山林。是日來到杭州，走了幾處院房尋不著他，到此經過，見兩個油頭粉面站立門前，他使走至跟前，意欲問個下落。那兩個妓女見他過來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這道長莫非來會那位肚皮上烙鍋盔的客嗎？」王玉陽聽這言語蹊蹺，疑是長生在內，便隨口答曰正是來會他的。有一個妓女曰：「你既要來會他，可隨我來。」說罷，遂往內走。王玉陽隨後跟了進來，你道那兩個妓女，如何知道他的來意，因昨見那胡僧身穿大領，手拏便籙，今見玉陽也是穿大領拿便籙，猜他是來會那客人，必又要耍一個把戲，落得一看，故引他進來，將至門房，忽聽鴛兒喊叫，他兩個撇了玉陽，竟自出去。

王玉陽見房門半掩，用手推開，果見長生子陪著一個絕色的妓女坐在牀邊打瞌睡，玉陽一見忍不住笑，桌子上有個火煤筒，拿過手來，輕輕將火敲燃，向著長生子臉上一吹，煤火亂飛，撲在那姐兒面上，燒著細皮嫩肉，猛然驚醒，用袖亂拂，口中嚷道：「是誰在此弄火燒人？」長生子笑曰：「魔頭與我戲耍。」王玉陽亦笑曰：「我與魔頭戲耍也。」長生子隨口答曰：「你說我魔我便魔，一魔可以免磋跎，你今弄火燒人面，彼此較來魔孰多。」王玉陽正要與他相敘，劉長生曰：「快去快去，有人在楚地等你，自可同登道岸。王玉陽問：「師兄幾時走？」長生子說：「走時我自走，不必定日期。」玉陽聽他說話有因，略一拱手，出了煙花院，向楚地而來，在途路過著譚長真，都說奔走無益，不如靜養有功。二人共入雲夢，修煉數年，得成正果。譚長真著有「雲水集」，王玉陽著有「雲光集」。譚長真四月初一飛升，王玉陽四月二十四日飛升。

又說長生子在煙花院煉空了色相，離了蘇杭，仍回東魯，入山靜養，於嘉泰三年，癸亥歲二月初八上升。著有「真修集」。再言郝太古在太華山修養多年，於丑丑歲十一月三十日上升，著有「太古集」。七真之內了局四位，只有邱長春、馬丹陽、孫不二三人之未了。就從孫不二講來，她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，大道成就，變化無窮，便知馬丹陽在家看守，終難了道，意欲回家指點於他，又想我在洛陽多年，人人都喊我做瘋婆，苦不顯一顯道，怎能化度人心。即出窰外，折了兩桠樹枝，吹了兩口真氣，喊聲變，那兩極樹枝即變成一男一女，你拉我扯，往洛陽城內去了。百姓們看見瘋婆子挽著一個無名男子，在街上跑上跑下，抱肩樓腰，罵又罵不走，打又打不退，如何不氣？況這洛陽是通都大邑禮義之邦，豈容她胡鬧，大家商量，要收拾他二人，不知收得她收不得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自古街道宜靜雅，豈容男女亂胡為。